

歸國途中之談話

(一) 在熱那亞對西安事變之談話

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先生由意大利熱那亞下船，啓程歸國，臨行對記者發表談話如下：

數年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艱難揩拄，謀以一致之團結，備最後之犧牲，日積月累，始獲得幾微之進步。最近綏遠之守土禦寇，即為進步之一徵。正當戮力同心，以謀貫徹；乃西安事變，突然而起，隳國家之綱紀，紊軍隊之紀律；此逐漸獲得之進步，將橫被摧殘，而內憂外患，將益陷於紛紜；此而言禦侮，真所謂南轅而北轍者。中央對於此次事變一切決議，已顯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標。中國之奮鬥，有賴於蔣介石先生之領導，吾人當力謀其安全與自由之恢復。余自傷病，數月以來，在歐療治，本已決最近期內回國；自聞西安事變，尤切痛心；中央復有電催，故卽日首途回國。以後當與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

此危局也。

(二) 過新加坡關於請赦冤案人犯之談話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汪精衛先生六日抵新加坡，七日原輪歸國；當地各記者登輪請謁，承談如左：

本人蒙中央給假養病，數月以來，漸見痊可。原定去歲十一月中旬搭船回國，嗣以膽囊炎忽發，遂致延期。及十二月中旬，聞西安事變，不勝焦灼，遂於二十二日下船，二十六日接蔣先生安抵首都之電，始爲釋然。

關於救亡圖存之方針，中央本有整個之計劃，與一定之步驟。自蔣先生兼長行政以來，中樞充實，國力增進，外交應付至爲得宜，惟有舉國一致，循此努力。至於其他問題，擬俟抵京與諸同志詳細商榷，此時無甚意見發表。

最後關於行刺本人之案，欲有一言：本人前次以事關司法，正在審理期間，不便發言。近聞案已判決。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

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無可原。擬回京後，懇請國府，將一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三) 抵上海之談話

二十六年一月六日

汪精衛先生於一月十四日抵滬，輪次發表談話如下：

兄弟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在熱那亞下船，曾發表書面談話；一月六日過星加坡時，復有書面談話發表；十日過馬尼刺，曾以此兩書面談話，交與報界；十二日過香港亦然；今併檢出，以供參考。至於其他紀載，未經兄弟核閱，不能負責。

國內重要問題，當前待決者固多，然兄弟未與中央同人詳細討論以前，不欲單獨發表意見，此層尙望各位原諒。

今只能爲各位一述近來感想：兄弟在歐數月，因療病關係，未獲與政府及各界多所往還。然聞見所及，覺友邦人士，對於我國處境之艱困，多抱同情，而對於我國之一致努力求生存求進步，尤抱甚多之期待，此良可感慰者。歸舟經星加坡，馬尼刺，香港等處，接晤僑胞，及披閱國內寄來之報紙，則兄弟之感觸尤深。覺得當急難之時，無內無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認識，及一定之主張，而休戚相關之情，其流露自然而然而懇切。此真總理平日親愛精誠之訓，而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之真實表現。有此真誠，我國之死中求生，亡中求存，於是乎賴。本此真誠而充分發揮之，則全黨同志，全國同胞之中，有何隔閡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釋？所願相與勉，以求日進者也。

最後尚有一言：中國今日當務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則有賴於民力。民力之增進，即救亡力量之增進，不可不加意培養。培養之法，固在精神淬厲，而物質供給，亦同等重要。中國國力之不振，由於民生之憔悴，故一般人民生活狀況

之改善，及痛苦之解除，所以救民亦即所以救國。此又所願視為一事，而相與努力也。

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

怎樣救亡圖存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兄弟自從前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央黨部門首負傷之後，因爲新傷，引起舊病，纏綿數月，直至今日，方纔再與各位同志在中央黨部重新見面，實在萬感交集。尤其想起這數月中，各位同志本着五全大會一中二中全會所定對內對外方針，在蔣介石同志領導之下，努力奮鬥，於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得了不斷的進步，而兄弟因傷病關係，不及參與，越是覺得惶愧，越是對於各位同志之艱難努力，深致敬意。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是極可痛心的。幸而中央之處置得宜，蔣同志之精誠感格，各同志之一致努力，各民衆之同心同德，主持正義，使此次事變得以轉危爲安。我們惟有益加奮發，以期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

兄弟從海外歸來，沿途經過各埠，看見僑胞，大都對於國內各種重要問題，有所詢問。兄弟因為沒有和中央同人詳細討論以前，不願單獨發表任何意見，所以只是對於僑胞說了一些感想。今日初到此間，與各位同志相見，兄弟所能說的，仍是一些感想。

數年以來，我們同志，在中央所定方針之下，積極努力，想在內憂外患之中，打開一條出路，其共同的口號是『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因為我們深深感覺，當這關頭，若要死中求生，亡中求存，全靠自力。所謂自力，決不是孤立的意味。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在共同生存發達的意義上，我們無不願意與之攜手。其沒有侵略的野心的，我們固然願意在兩利的原則之下，共同努力；即使有侵略的野心而且見之於行動的，我們也願意以十二分的誠意與忍耐，求其覺悟，走上共同生存發達之途。我們於捧獻我們的心之外，我們還準備揮灑我們的血。因為在侵略的情形之下，友好是無從講起的。我們需要大量的流血，不斷的流。

血，一直流到侵略的人放下屠刀說：你們的血，流得够了，那時候，纔是侵略終了，友好開始。我們所謂自力，是盡其在我，不是孤立。

我們抱着這種決心，來應付國難，已經數年於茲了。這數年中，雖然有種種變故，種種誘惑，我們的決心，未嘗因之搖動。例如，從前有人說過：『共同防共』。我們認爲目前中國的防共問題是限於國內的。我們相信，我們的自力足以防共而有餘。如果不是這幾年來內憂之外，還有外患，我們防共，早已完全做到了。即使內憂之外，還有外患，而事實告訴我們，防共的着着進行，並不因之而阻止。雖然受了不少的阻撓和牽掣，自江西起，以至湖南貴州雲南四川以次肅清了。這便是我們能以自力防共的最大證據。

又如有人說道：『人民陣線，共同禦侮』。這個口號比較更要流行。我們於此，要有注意的幾點：

其一，兄弟以爲所謂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固然不是專指黨內的而是普及全

國的。但是所謂人民陣線，是有一定的意義與範圍的。例如法國現在也有人民陣線的口號，其內容是各黨聯合，在一個同一目的之下，站在同一戰線，其最要條件是各黨都沒有武裝。法國內閣總理萊翁勃崙解除了火十字團的武裝，同時也不許共產黨及其他團體武裝。法國只有一個政府，並沒於法國民主政府之外，更有所謂蘇維埃政府；法國只有一種軍隊，並沒於法國國防軍隊之外，更有所謂紅軍。法國的人民陣線，是這樣纔能發生，纔能存在。這一層希望援用人民陣線口號的人們加以注意。

其二，有人說道：『當今之務，攘外爲先，安內爲次』。殊不知安內存外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不應從輕重來分，而應從先後本末來分。因爲對外是以勝負來決定生死存亡的，必須本身有對外的能力，方纔有對外的把握，斷沒有本身不健全而可以言對外的。我們總還記得，淞滬之役，政府調江西軍隊赴援，而共匪即猛攻贛州；古北口之役，政府調長江軍隊赴援，而共匪即破撫州，攻南昌；

經此兩次創痛，武裝同志以及明瞭內容的人們，銘心刻骨，知道不安內不能攘外，所以才有這幾年間的血戰。這血戰並不是看得安內較攘外爲重，而是深知安內爲攘外之先着。這一點不可不加以深切之注意。

其三，有人說道：共匪已經有共同禦侮的表示了，可見與昔日情形已經不同。然而，我們要知道，這種表示是否靠得住呢？有沒有保障呢？從前的事實告訴我們：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共產黨曾經鄭重聲明，他們之加入國民黨，是爲國民革命而來，不是爲宣傳共產而來。但是後來，他們所行，不踐所言。國民黨裏頭，有些還是相信他們的，有些已經懷疑的；因此之故，國民黨內接續不斷的起了數年糾紛。事後判斷，不是國民黨誤信，而是共產黨失信。但是共產黨肯說是失信麼？他們以爲革命是爲目的不擇手段的，所謂守約守信，在他們看來，是封建的道德，不值一顧。他們的觀念是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他們的表示是真實的，並且是有持久性的呢？這種過去的痛苦經驗，不能不值得喚

起我們的注意。

以上所舉，是將已往的事實，來加以說明。我們今日固然需要全國人民不分界限，共同努力；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清了環境，立定了腳跟，不要使我們關於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一定的步驟，因疏忽之故，而受了莫大的打擊；甚至使國家前途，陷於西班牙目前悲慘的境遇。

兄弟的意思，以爲我們今日：

第一步：必須領導全國向着三民主義的路線，猛向前進，方纔能够集中全國的力量，以奠定國家的基礎。

第二步：必須充實國家的力量，能自救，能自立，方纔得上和世界上任何國家做朋友。

這是數年以來中央所給予我們的一個努力的目標，所當堅守不移，前進不息的。

怎樣救亡圖存

以上是兄弟近來的感想，望各位同志指教。

二十六年一月十八日

怎樣教亡圖存

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

對外要保衛國土對內要團結民眾

諸君：今晚兄弟所要講的是怎樣救亡圖存。所謂救亡圖存，是因爲亡國之禍就在眼前，我們要想什麼方法來救他。亡國之禍所以迫在眼前，因爲內憂外患重重交迫。先說外患：如九一八之後，先失東三省，後失熱河，其間還有淞滬之戰，長城各口之戰；察北冀東以及河北，都處在極惡的環境。這樣的鯨吞蠶食，可使中國陷於滅亡。再說內憂：共匪所到，生民塗炭，由江西而湖南而貴州而雲南而四川以至陝甘，這樣的所至糜爛，也可使中國陷於滅亡。以上二者，有一於此，已爲亡國之禍，何況這二者好像有了密約，將兩把刀由兩條路殺入，如今更漸漸合攏起來了呢！有人說：與其亡於外人，不如亡於共匪。須知亡總是一樣的，我們不要坐視其亡，而要救亡。有人說：蘇俄行了共產，何嘗亡國？須知蘇俄的

國家環境，與我國全然不同，革命時候也與我國全然不同。而且除了蘇俄之外，歐洲有些國家，想行共產，無不陷於危亡。大戰後的匈牙利，因為想行共產，被羅馬尼亞打入京城，諸君總還記得。所以大戰後勝利的意大利，一度共產騷擾之後，趕緊便有法西斯來抵制他。大戰失敗的德意志，一度共產騷擾之後，趕緊便有國社黨來抵制他。西班牙還不算實行共產，祇不過接近共產，已經發生大亂；亂事結果，尙未可知；眼前已將西班牙割成兩塊，而且馬德里京城已經粉碎了。由此種種看來，不特中國目前實行共產，可以亡國，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縱，也足以引起大亂，而至於亡。

數年以來，中國在這內憂外患重重交迫之中，苦苦掙扎，顧得肅清內憂，便顧不得捍禦外患，顧得捍禦外患，便顧不得肅清內憂。數年以來，政府人民，陷於這個夾攻的形勢之中，焦頭爛額，真是說不出的苦痛。在這樣夾攻的形勢之中，要想出方法，打開一條生路，是很不容易的。數年以來，積了無數苦痛的經驗

，方纔定出一個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和一定的步驟。尤其是一年以來這個計劃和步驟，已經着着的向前進，爲舉國所一致認識了。如果這個計劃和步驟，沒有意外阻撓的話，我們相信，在最短期間，內憂可以告一結束。因爲共匪竄至陝甘以後，漸漸窮蹙，人所共知，如其洗心革面，不難就範，否則只有歸於消滅，中國可以全力對外，無復內顧之憂了。想不到忽然有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更想不到蔣委員長平安回京以後，還有一部份軍隊負隅抗命，甚至有赤化的舉動。這樣一來，內憂愈加複雜，外患也必愈加猖獗。我們如今講到救亡圖存，卑無高論，惟有誠心呼籲全國民衆，認清環境，立定腳跟，仍向着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和一定的步驟做去；萬不可爲共匪所搖惑，中了他挑撥離間的毒計。因爲救亡圖存之計劃和步驟，雖然條理萬端，總括起來，不外『對外要保衛國土』，『對內要團結民衆』的兩個口號。這兩個口號如今爲共匪所偵悉而假藉之以行其挑撥離間的毒計了。先就『保衛國土』來說，我們只看最近的綏遠守土禦寇，已

經有了相當的進展，這種進展，不是容易得來的。自從淞滬長城兩次戰役之後，政府及人民深深感覺到種種缺乏，相與不斷努力，從事補救，一面忍耐，一面加紧工作，方纔得到這個進展。中央當局的領導，地方當局的同心合力，全國人民的一致後盾，都在這次表現出來。而在這吃緊的時候，忽然的最高統帥，幾蒙不測，忽然的地方割據，又將重演；後方及側面，有此搖動，前線亦因之徬徨，這是何等苦痛的事呢！這種舉動，明明是分裂國土，而共匪却偏要假藉抗戰的名義，以保衛國土之名而行分裂國土之實。再就『團結民衆』來說，自國難發生以來，由國難會議以至最近籌備中的國民大會，都是團結民衆的表現。我們必須知道團結民衆，惟有國民黨才做得來，決不是共黨能做得來。何以呢？國民黨是以國民革命爲目的的，所謂國民革命，是求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生存及其發達，故以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共同利害爲基礎，而求其團結，於理於勢均是必然的。共產黨是以階級鬥爭爲目的，主張以一個階級打倒其他各階級，故拆散人民的聯合戰

線，也是於理於勢均是必然的。試看當全國一致守土禦寇的時候，忽然的從中操縱，使同在國民革命軍旗幟下的部隊，發生裂痕，使同在中華民國國旗下之領土，發生裂痕，這便是拆散人民的聯合戰線的一個極大證據。而共匪却又偏要假藉『人民陣線』的名義，以團結民衆之名，而行拆散民衆之實。兄弟剛才所說挑撥離間的毒計，即此可見。

兄弟以爲我們今日若要救亡圖存，惟有依原定計劃與步驟努力做去，以期其實現；而期其實現，惟有全國民衆以全力爲政府之後盾，無貳心，無歧途，沉着勇敢，猛向前進；使挑撥離間之毒計，無所施展，使懷有野心乘時割據之企圖，無從發生；這樣方纔可以肅清內憂，這樣方纔可以捍禦外患。目前救亡圖存之要着，莫大於此。

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論 民 主 政 治

在行政院各部會歡迎會演講

剛才孔先生要兄弟述在歐數月的感想，兄弟實在慚愧，覺得沒有什麼貢獻。因爲數月中均在療養院，與歐洲各界人士絕少往還，聞見不廣。勉強說來，當歐洲大戰以後，推倒了不少君主專制國家，建設了民主政體，都是根據十八九世紀以來的民主學說制定新憲法。當時一般人士觀察，均以爲民主政治從此盛行，民主政治當爲政治之極則。料不到忽然有蘇聯無產階級獨裁政治的出現，忽然又有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德意志國社主義，相繼出現，這兩種政治，內容形式各有不同；其是非得失，亦暫不欲討論；但其爲民主政治之反對者，則誰也不能否認。因此一般人士又有一種感覺，以爲民主政治，將在這夾攻形勢之中，即於沒落。然而英法不仍是民主政治麼？美國不仍是民主政治麼？中華民國是民主的國家，

中國國民黨是民權主義的奉行者，數年以來，蔣委員長對於中國不適宜獨裁政治鄭重說了有多少遍。中國現今及將來仍將向着民主政治這條路走，是無疑義的。

民主政治的反對論者，列舉民主政治的最大缺點，不外選舉流弊多，取決之不足恃，以及行政系統因受其他機關之牽掣，動作遲慢，效能低微，以至軟弱無力等等。其實這些缺點，總理在民權主義中早已看出，並且早已加以修正了。我們確信民權主義是一種最適合於民主政治的學說原則，絕不是隨意模仿十八九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學說者，所可同日而語。如果根據民權主義以推行民主政治，絕不會有以上所舉各種流弊的。

即以現今英法美等國之民主政治而論，其在平時固然給與人民政治上之自由較多，政府措施之能力，有時候實在不免稍為軟弱，然一到國家有了非常變故的時候，政府權力之集中，行動之敏捷，可以充分發揮，無虞掣肘，歐戰當中這種現像已經顯著。不惟歐戰時國家危急存亡之際，應當如此，即如最近數年，美國

以救濟經濟恐慌之故，國會授與大權於大總統羅斯福，俾得行使自由。美國是現今世界上富強的國家，遇有小小危機尚且如此，何況中國現在尚是訓政的時候，又是內憂外患重重交迫的時候？如有良好的政府，人民予以信任，使得盡心竭力，完成救亡圖存的計劃與步驟，是極為當然的。

還有一層：正為平時將政治自由給與人民愈多，一旦有非常之變，則應付更加容易。因為國家由人民集合而成，人民的政治能力强大，則國家的力量，亦因以强大；好比軍隊一樣，如果平日士兵操練有素，能力充足，則一旦有事，舉行動員，這枝軍隊定然是最勇敢最有紀律的軍隊。世界的政治學說，對於機關的權限如何，雖有問題，對於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是絕無疑義的。即如最近西安事變，固然中央處置得宜，蔣先生精誠感格，而全國輿論及人民意思之表現，極一致，極嚴肅，實在是一種強有力的後援。由此可知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在救亡圖存中，實為重要原則。深願批評民主政治者於此一點，不要忽略。

至於政府權力之應該集中，應該統一，以期應付國難，與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並無矛盾。蓋應付國難，政府與民衆相依爲命是其本質；政府盡忠於人民，人民信任其政府是其活動。政府沒有民衆作基礎，無論民主政治不能樹立，即獨裁政治亦不能樹立。例如蘇聯是有無產階級爲其基礎，意德是有其多數職業的人民爲其基礎；這些人民，一方面痛恨大資本家之暴橫，一方面痛恨共產黨之擾亂，所以誠心誠意擁護政府，以求復興。英美法等則各黨各派各代表一部份人民的利益，在一定的政治方式內聯合存在。雖其形態種種不同，而其以民衆爲基礎則是一樣的。

中國今日在內憂外患重重交迫之中，惟有以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共同利益爲根據，以求團結，方纔立得定一個強有力的基礎；由此強有力的基礎以建築強有力的機關，即所謂政府，以應付國難，這正是向着總理所定民權主義的大路上走去，救亡圖存有賴於此。謹舉此杯，祝蔣院長的健康及各部會長官暨同人的健

治政民主論

康
。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安內與攘外

主席，各位同志：

在國民政府紀念週演講

上月十八日，兄弟回到首都參加國民政府紀念週的時候，主席曾命兄弟說幾句話，當時因為去國已將一年，深恐所說的話，無甚切要，所以格格不吐。今天復承主席的命，仍恐所說的話，或有不當，或已為諸同志所已知，並且已行，惟有借這機會，請諸同志加以指正。

去年四月間，兄弟初到歐洲療治傷病的時候，耳聞目見的，大半是對於集體安全的失望。大意以為集體安全的弱點，已暴露無遺，此後惟有各個國家各個決定自己的命運。大戰後勝利的國家，則盡力於怎樣保守既得的權利，失敗的國家，則盡力於怎樣恢復已失的權利，盡其力之所至，從事戰備。不但將預備用於增

進福利的社會事業經費，大部份移於戰備之用，甚至每個人民都節衣縮食，預備將一點一滴的血汗，都用於國防。再過數月之後，耳聞目見的又稍稍不同了。各國政府及人民，努力於從事戰備，並沒放鬆，而且祇有加緊，然而對於集體安全的失望，卻稍稍變了觀念。他們誠然承認集體安全的弱點，但是却不以之歸咎於集體安全的制度，而以之歸咎於自己。以爲集體安全的關係，和加強集體安全的力量；此無非由於各會員國不肯努力於增進集體安全的關係，和加強集體安全的力量；此後不應祇對集體安全失望，而應使集體安全的制度，更能在世界上樹立起來，獲有長足的進步。固然戰勝的國家，對於既得權利，依然不捨得放棄，然而對於戰敗的國家，恢復已失權利的迫切要求，却不敢過分的輕藐和漠視了。這種加緊戰備的工作和維持集體安全制度的工作，同時并行，似乎是矛盾的，其實是一貫的。因爲厭惡戰爭，希望和平，固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沒有戰爭的準備和決心，是萬萬不能維持和平的。維持和平的責任，決不能屬之那些偷安苟活，

得過且過的人們，而當屬之那些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摩拳擦掌，去預備戰爭的人們。換句話說，越是預備戰爭，和平越不易決裂，必須大家知道戰爭之不易，戰勝之沒有絕對把握，方纔肯向着維持和平那條路走。萬一不幸，和平不能維持，戰爭終於實現，也必須大家知道那破壞和平的戎首是誰。不但國外的人，個個知道，便連他自己國內的人，也個個知道，窮兵黷武的猙獰面孔，絕不能以自衛的面具來掩飾的。如此則窮兵黷武者，雖然或可以飛揚跋扈於一時，而終必為全世界及他自己國內的人所共棄。集體安全的制度，雖然或不免受一時的挫折，而跟着的進步是必然的。最近數月，歐洲各國對於集體安全的觀念，似乎是這樣演進着的。這自然說不得是我們最高的理想，但目前的趨勢，似乎只有這樣的。

在這趨勢中，中國的情形，是怎樣呢？論起我們原來的志願，是想在國際和平的環境裏，努力的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國家。無如數年以來的現象，與我們志願實在相違，不但無和平之可言，而滅亡之禍，且迫於眉睫。我們的政府及

人。民。只。有。咬。緊。了。牙。齒。立。定。了。脚。跟。去。做。救。亡。圖。存。的。工。作。其。對。外。方。針。數。年。以。來。已。經。中。央。再。三。說。明。了。不。惟。說。明。且。已。逐。漸。見。之。事。實。了。以。交。涉。論。努。力。於。恢。復。外。交。常。軌。以。抵。抗。論。努。力。於。不。使。領。土。主。權。稍。有。喪。失。這。種。方。針。是。救。亡。圖。存。所。必。由。的。途。徑。以。前。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兄弟如今所要說的，不是將這種方針加以討論，而是這種方針怎樣的纔能排除困難，以獲得不斷的進步。兄弟以爲若要對外方針能着着進行，必須國內的統一與安定。舉個譬喻，若要一枝軍隊能够對外作戰，則必須這枝軍隊內部組織能够健全。軍隊如此，國家何獨不然？斷沒有一個國家之內，不能維持統一與安定，而可以言對外的。因爲對外抗戰，目的有三：其一，是求勝利，其二，是求持久，其三，是求自盡。所謂自盡，不是自殺，是將所有的力，用盡之後，犧牲生命，以保存人格。這種求自盡的心，不但每個兵士應該有的，每個國民都應該有的；不但戰時應該有的，平時也應該有的。有了求自盡的心，然後救亡圖存方纔

有了根本，有了這根本之後，便要求持久了。將全國人民的心力，都用在救亡圖存的工作上，積累得一分是一分。人民的心力，多一分的積累，則國力多一分的充實，而對外力量亦多一分的增進。這些積累不是容易的，沒有國內的統一與安定，決不能積累起來。我們必須知道，開火是抗戰，積累也是抗戰，而且抗戰之能否持久，取決於此。在今日之文化產業樣樣落後的情形之下，我們不要高談勝利，只要能持久，則勝利的希望，不至於茫無把握了。

這幾年來，國內的統一與安定，不能說沒有進步，軍事統一，政治統一，已漸漸做到了；經濟統一，亦將隨之開展。我們必須知道，一個國家，做得到經濟統一，纔是真正的統一。所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即是著眼於此的，這是救亡圖存的必要工作。

然而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後，國內的統一與安定，生了搖動，這即是說，救亡圖存的工作，動搖了基礎，幸而蔣委員長出險了，又幸而善後事件漸漸的

有和平解決的希望了。但是細心默察，似乎還有種種隱憂，便是有些人躲在暗裏，仍舊做那破壞救亡圖存工作的企圖。他們的企圖，明明是破壞救亡圖存，而他們卻偏要提高口號，說目前的救亡圖存的工作，不適於用。例如他們有一句口號，是「非攘外無以安內」，這句說話，表面上似側重攘外，而實則將攘外的基本工作，加以破壞。因為攘外之能否有效，全視安內的工作之如何，必須全國有精誠團結之實，方纔能在整個的計劃，一定的步驟之下，積累力量，以求持久。我們並不是說，必須積累到某種程度，然後可言犧牲，倘環境到了要求犧牲的時候，自然要將所有積累，供於一擲。然而在最後一息以前，積累的工作，仍是不容稍懈的。我們知道，西安事變以來，不但勦匪工作，受了頓挫，即國防設備，亦受了損失，種種痛心，不能畢述。但願國人經此事變，明白了救亡圖存的工作時時有人想加以破壞，國內的統一與安定時時有人要加以動搖，我們不可不用盡全力，來維持擁護。一枝軍隊，當槍口向外的時候，如果有些不法士兵犯了紀律，

做長官的，不能不立刻去懲治他。這種懲治，不能說他汲汲對內，減少了對外的力量，甯可說，這正爲維持及加強對外的力量起見，不得不然。軍隊如此，國家亦如此。如果有人立心破壞國內的統一與安定，則中央用力量加以懲治，決不能藉口停止內戰，而加以阻撓的。這不止是爲安內計應該如此，正是爲攘外計應該如此。

以上的話，是說明我們現在應有一致的決心，本著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與一定的步驟，猛向前進。我們當猛向前進的時候，不惜排除一切困難。我們深信我們救亡圖存的迫切要求，將得到人道正義的同情與援助；彼懷有侵略野心不恤窮兵黷武以求一逞者，若不覺悟，唯有歸於破滅。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

外 撾 與 內 安

三中全會的使命

三中全會開會詞

各位同志：

全國人民及全黨同志，所盼望的三中全會，已於今日開始了。回溯去年七月二中全會根據五全大會的宣言，將救亡圖存的方針，加以鄭重的聲明，並繼之以切實的奉行。跟着全國之和平統一，有了顯著的進步；竄至西北之餘匪，亦日益窮蹙，而趨於消滅。於是綏遠之役，中央之領導得力，地方當局之克盡厥職，武裝同志之奮勇，全國人民之踴躍一致，以爲後盾，遂獲到守土禦寇的成績。同胞們及同志們，在危急存亡之中，得着這一線的希望，增加了無窮的勇氣。及至西安事變發生，幾乎使救亡圖存的基礎發生非常的搖動，幾乎使同胞們及同志們一線的希望，復歸於幻滅。幸而蔣介石同志，安然出險，又幸而西安的秩序恢復，

能依中央的策畫，以和平解決。在這不幸事件之中，發現了全國人民之團結有力，與全黨同志之沈着勇敢，能臨變不亂，且能弭禍亂於將萌。在今日三中全會開會之日，回想起來，我們實可引爲欣慰的。

唯是國難嚴重，有加無已。已喪失的領土，如何收回，未喪失的領土，如何保衛，正有待於我們的繼續努力。我們應當怎樣竭盡心力，挽救危亡，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問題。還有，西安反側初定，隱憂未已，我們應該怎樣謀統一與安定之進步，勿使數年以來之國防計畫，爲之挫折，尤勿使數年以來之剿匪工作，功虧一簣，這也是一個當前待決的問題。還有，救亡圖存，有待於國力之充實，而國力之充實，又有待於民力之增進。我們應當怎樣從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解除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其能力活潑，效力增加。這個問題，不止是目前救亡圖存所關，而且是民生主義之實行所繫。還有，自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不只是適用於全黨，而是普及於全國的。中央歷次決議

召集國民大會，其理由實在於此。關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日期，因各地選舉尙未如期完竣，不得已而延緩。我們應當怎樣根據民權主義，樹立民主政治，以完成建國的工作，這又是一個當前待決的問題。三中全會檢閱過去，體察現在，以確定將來工作的方針。在全會裏必有種種極重要的提案和極重要的決議。如今只舉一二例，已可見全會使命及責任之重大了。

我們深感覺此次全會使命及責任之重大，我們於開會之日，以我們的熱誠，對於總理誓以不斷的努力，來擔負此重大之使命與責任。我們憑仗總理在天之靈，指導我們，使我們對於將來的工作，獲得準確的方針，以期無負全國人民及全黨同志的盼望。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三中全會宣言的意義

在外交部紀念週演講

主席，各位先生：

上月中旬兄弟回抵首都，承各位先生聯名致函懇切慰問，情誼之厚，至爲感激。因人事忽忽，不及一一函覆，今日始得借這個機會，表示十分的謝意。

迴想前年十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兄弟與唐有壬先生先後遇刺，今日兄弟能和各位再見，而唐有壬先生已一瞑不視了。當兄弟走入禮堂的時候，看見各位，固然歡喜，而想起唐有壬先生，實在不勝感傷。大凡一個傷兵，在戰壕裏受了傷，抬至病院的時候，心中所繫念的，無過於這條戰線能否站得住，能否更向前進。兄弟當日抬至病院以後，想起肩上擔負未卸，實覺痛苦；後來聞得蔣先生兼任行政院長，從此中樞充實，對外力量漸漸可以集中起來，心中方纔得了

一些安慰；後來又聞得張先生繼任外交部長，張先生的見識能力，遠勝兄弟，是兄弟向來所深知的，從此折衝樽俎，有了勝過自己的替手，心中又得了一些安慰。一年以來的外交情形，更證實了這些安慰之不同虛泛。今日相見，正如一個傷兵來戰壕裏探視他的新替手和舊伙伴，見都在熱烈工作，說不出心中的歡喜，同時不免湧起了對於已死的舊伙伴的傷感。

關於救亡圖存的整個計劃，今日三中全會的宣言，已經示其大概了。本來內政外交，似乎是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在救亡圖存的整個計劃裏，其行動之關於對外的，謂之外交，其他謂之內政。不知外交，不足以言內政；不知內政，不足以言外交。換句話說，必須對於整個的計劃，有了大體的認識，然後可以言成功。如今宣言已給我們以大體的認識之機會了。兄弟以為於此有尤須注意的：宣言的意義，不僅在消極方面，而尤在積極方面。例如根絕赤禍，決不只是消極的防止擾亂，而尤其是積極的從事經濟建設。我們必須知道，如今有些人主張寬容

共匪的，其間可別爲眞糊塗假糊塗兩種。假糊塗的不必說了，眞糊塗的，他何嘗不知道十三年以來，共匪口稱加入國民革命，而實則破壞國民革命的事實？他何嘗不知道十六年以來，共匪蹂躪地方，塗炭生民的事實？他何嘗不知道廿一年來，共匪在國難期間擾亂後方，牽掣兵力的事實？他所以爲這種主張，與其說是可恨，不如說是可憐。因爲他們這種主張，誠所謂飲甌止渴。甌是不可飲的，無如渴得厲害，有不顧一切，一飲而盡之勢。例如對外方面，感覺孤立，國內生計方面，感覺困窮無告，都可以說是大渴特渴。以是之故，連甌也要飲起來。我們只是說明甌之不可飲，是無用的，我們必須竭力找些可飲的水，以止其渴。所以此次宣言中，有許多部份是痛切說明甌之不可飲，同時有許多部份是鄭重說明什麼水可以止渴。例如對外方面，申明忍耐的限度，與犧牲的決心，以及認清國際和平之路線等等；國內生計方面，指出經濟建設，須向民生主義之大道以前進等等；都是可飲的水，大家應該趕快的找出來，以爲大多數人民止渴的。這是宣言中

最。注。意。的。所。在。也。是。我。們。今。後。最。大。努。力。的。所。在。我。們。只。要。繼。續。的。努。力。下。去。我。們。的。戰。線。必。站。得。住。必。能。更。向。前。進。以。底。於。成。功。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此次三中全會，對於時局，有各種重大決議，如外交方針，國民大會，根絕赤禍，經濟建設等，都已在宣言中明白指示。此外還有各種重要提案，有些交常務會議，有些交政治委員會，有些逕交主管機關。因爲三中全會，爲期不過數日；在這數日之內，若要將各種提案，都加以細密的討論研究，在時間上是不許可的。這不獨三中全會爲然，歷次全體會議都是如此。除了對於當前待決的重大問題，決定了方針之外，其他各種提案，都是交付常設機關，加以處理的。

如今我們所要注意的，便是這些常設機關接到全體會議交付的案件以後，應該用其全力，擔起責任；先之以精密的研究，鄭重的討論，繼之以切實的見諸施行。如果發現這些提案有不完備之處，便應該加以修改，加以補充；如果發現其

中有大不妥當，甚至難以實行之處，亦應該毫不客氣的明白指出；如果關係重大，即因此重新召集一次全體會議，來從新決定，亦未爲不可。因爲這些提案，都是數月以來，負責同志從黨務政治經濟種種方面體會所得，積累下來的結果，應該十分重視。如果隨便將他擱置，如從前所說將公事監禁起來，或使之不斷的旅行着，那就不但辜負了提案者的苦心，並且有負全體會議託付之意了。兄弟細想歷來議而不決而不行的原因，都在乎此。有一位同志說得好，我們對於一案件懸而未決，須當做一樁債務背在身上未能清償一般，應該時時刻刻提心吊膽以求清償；不然便是不負責任，這一點兄弟願以自勉，並與各同志共勉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

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

在太原各界歡迎大會演講

此次承中央推派，前赴綏遠，致祭陣亡軍民，路過太原，得晤閻副委員長及與各界同志晤面，看見各同志懇切的誠意，以及努力救國之精神，非常感激，也非常欽佩。兄弟記得二十四年十月杪，閻先生飛赴南京出席四屆六中全會，兄弟不幸於十一月一日在中央黨部門首負傷倒地，有許多說話，沒有和閻先生詳說的機會。但是十月三十日晚，在蔣先生軍校官舍，一同晚飯，在座的除主人蔣先生之外，有閻先生，還有張漢卿，何敬之，朱益之，唐孟瀟，張岳軍，唐有壬諸先生及兄弟。我們對於外交內政，曾鄭重的交換意見，兄弟覺得蔣先生和閻先生的決心和定計，使兄弟十分安慰。所以次日雖然負傷倒地，心裏知道國事以後有了辦法，極為坦然。其後兄弟因傷病纏綿，告假治療，荏苒數月。在這期間，果然

的蔣先生充實中樞，支持危局；果然的閻先生身當衝要，策勵晉綏兩省軍民，與中樞同志同心協力，以當守土禦寇之大任；這是國家得救，民族復興之關鍵，兄弟心中說不出的安慰和佩仰。此次回國，曾往溪口謁見蔣先生，昨日又來太原謁見閻先生，及把晤諸同志，得以掬我滿腔的敬意，致我說不出的欣慕。

兄弟今日也無多說話，只記得五屆三中全會宣言裏頭，有『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的兩句話。這兩句話，可以說是我們同志一切工作的重心。因為對內求自立，所以要團結民衆，並注重於生產建設；因為對外求共存，所以循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設若不幸領土主權受了危害，則以犧牲之決心，出而抗戰。前者有人說是安內，後者有人說是攘外；兄弟知道國內的輿論，有些說非安內不能攘外，也有些說非攘外不能安內的。照兄弟的愚見，這不是兩件事，而實是一件事。譬如軍隊在他從事訓練，從事補充，以及從事申明紀律，可以說是對內的工作；而在他從事以槍口對着敵人，可以說是對外的工作。但是沒有訓練補充，申

明紀律，決得不到槍口對外的結果；沒有槍口對外，那訓練補充申明紀律成爲沒有目的，沒有意義。還有一層，對內工作愈加緊張，則對外情緒愈加熱烈，並且愈加有了把握；對外目標愈加確定，則精誠團結愈加堅固，言論行動愈加一致，內部因此愈加堅如鐵石。可見這兩件事，只從行動上分作兩件事，而在實體上則實在是一件事了。這一次晉綏兩省軍民在艱難困苦之中，努力奮鬥，擔負起守土禦寇的責任。我們看見內部團結之堅固，與對外抗戰之沉着勇敢，足以證明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晉綏兩省軍民已經着實做到。今後惟有祝晉綏兩省軍民，益加努力，以底於最後之成功。

兄弟雖然剛從海外回來，但在外國的時候，多半在療養院裏，說不上什麼考察。但是就我膚淺的看法，各國人民也都在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而努力。其對內求自立之法：一方面注意國力之增進，一方面注意民力之增進，因爲國家的經費，尤其是國防經費，都是要人民來負擔的，如果不替人民解除痛苦，增進人

民的生產力消費力，同時使生產的結果，得以合理分配，使人民得以共同享受，則民力無由增進，而國家之經費也就如水之無源，木之無根了。許多人說，歐洲國家現時分成兩大集團，一是共產主義集團，一是法西斯主義集團。據兄弟看來，除此兩個集團之外，還有一個集團，便是原來的民主主義集團；這個民主主義集團，並不像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那樣鮮明壁壘，但是他的根蒂深厚，而又能適應潮流；對國內各種人民，有一種合理的調和方法，對國外則擁護集體安全制度，對於集體安全制度之軟弱無力，不惜出其全力，使之維持不敝，且增强效力。

這種集團，我們應該十分注意的。兄弟今日，並不想將這三種集團的是非利害加以分析，但是頗想舉出這三種集團的相同之點。我們記得總理孫先生說過：民生主義是要節制資本，同時又說要發達國家資本，保護私人資本。我們知道，如果發達國家資本，那就是節制私人資本之最妙方法了。因為凡事業有獨佔的性質者，及非私人之力所能舉辦者，以國家資本擔任經營；至於其他中小工業由私人經營

營而國家保護之，於必要時，施以統制；這種辦法，不獨共產主義的蘇聯，自從前的新經濟政策以至近來兩次的五年計劃，都是向着這條路走；便是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國社主義的德意志，何嘗也不是向着這條路走？即如號稱資本主義大本營的國家，如英國，私人資本，固然十分發達，但是獨佔事業趨於國營的傾向，也十分顯著，例如中央電氣管理事業，即其一證。又如法國，近來將鍛冶工業收歸國營，鍛冶工業是法國的最大工業。由此可知以國家的力量，即人民公共的力量，發展生產，同時將生產的結果合理的分配，使國民得以共同享受，增進其消費力，這是增進民力的不二法門，也就是增進國力的不二法門。我們國家生產幼稚，人民消費能力薄弱，民力不振，國力隨以不振；這是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的守着總理民生主義的遺教，參考各國生產建設的經驗，舉國一致以從事於生產建設；則對內始能自立，對外始能共存。這種意義之重大，三中全會宣言裏已經很鄭重很懇切的告訴我們了。

以上所說，是說明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這理由很顯淺的。因為對外是要有力量的，這種力量，以其對外，故謂之國力，國力增進，便是對外的力量增進，而國力之增進，是源本於民力之增進的，所以增進民力便是增進國力。安內攘外，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其原因實在乎此。如果專就對外來說，過去數年中，我們也有決心抗戰的時候，也有忍辱負重的時候。所謂忍辱，不只忍辱，而在負重；所謂負重，質而言之，即是作種種的準備；這種準備，日積月累，不能說無所成就的，但是也不能滿意的；而且在忍辱負重的時候，我們所要注意的，不只是看見物質之積累，並且要看見精神之消失。因為忍辱的時候，政府有種種難言之隱，人民看見政府的忍辱而不看見政府的負重，這於他們精神上之打擊是很厲害的。兄弟屢屢說過，我們的民氣不要囂張，也不要消沉，而要沉着，但是明白沉着的意思而身體力行的有幾人呢？所以人民如果體諒政府負重的意思，我們固然感激；即使專向忍辱方面，嚴加責備，我們也

是感激；我們所希望的便是沉着，平時沉着的準備一切，到必要時則以犧牲之決心，沉着抗戰；能保全國家的生命，固是我們所願；不能保全國家的生命，而能保全國家的人格，也是我們所願；只要明白安內攘外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則我們一切自可相喻無言了。

兄弟的感想，不過如此，如今再向晉綏兩省軍民長官守土禦寇的決心與成績，表示甚深之敬意。

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對立自求內外求共存

綏遠抗戰的意義

在綏垣閱兵典禮中演講

閻主任，傅主席，各位長官，各位武裝同志，各界民眾：

此次兄弟奉中央命來到綏遠，致十二分的恭敬與親愛的意思，於各位守土抗戰的軍民。昨日參加悲壯的追悼大會，看見爲國犧牲的烈士墳場；今日參加熱烈的閱兵典禮，看見各位奮鬥的精神；並看見各位受傷的戰士，以及深明大義不爲威脅不爲利誘的老百姓；兄弟心中的恭敬與親愛，實在說不出來。

回想起去秋以來，匪僞各軍，進犯綏遠，那時候國家領土主權，危在旦夕。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主持中樞，閻主任身任捍衛地方的大責，傅主席及全體將士，奮勇抗戰，不辭勞苦，不避艱難險阻，這種精神，得到全國各界同胞的一致擁護，各省軍民長官，亦視同一體休戚相關，蒙古王公，尤能深明大義，盡力贊助

。抗戰數月，卒使已經喪失之領土，得以收回，未喪失之領土，得以保全無恙。這實在是在危急存亡的時局中，指出了一條民族復興的大路，使四萬萬人，對於中華民國的前途，湧起了光明的希望。

我們要知道這次抗戰的意義，在歷史上，在時局上，都有莫大關係。因為歷史上，我們遇見外侮的時候，往往不只是外侮致我們於滅亡。其致我們於滅亡之最大原因，實爲內奸。以中國人亡中國，是我們歷史上一種最可痛心的污點。這種污點，如不將他洗滌乾淨，則亡國之禍，終不可免。這次抗戰的最大意義，是打破了以中國人亡中國的歷史陳迹，是以我們愛民族愛國家的同胞的熱血來洗滌這些污點；這種熱血，是最可寶貴的，是最純潔的，憑仗這些熱血，不但洗淨以前的污點，而且喚起了現在的國魂。我們想起綏東戰役，老百姓張子清，拒賄誘敵，奮勇衛國的精神，如果每一個人每一個老百姓都能够以此爲榜樣，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人，能够離間我們的同胞，還有什麼人敢再來侵犯我們的領土？從

此以後，中華民國以內，人人同心一德，猛向前進，定能將這危急存亡的局面打破，定能使中國復興，以達到自由平等的大道！

如今抗戰的軍民的熱血，已經揮灑出來了；他們的生命，已經貢獻給國家民族了。然而他們的精神，永遠存在於一般自抗戰以來同甘苦共休戚的將士及人民的心腔子裏，同時也存在於全國將士及人民的心腔子裏；他們純潔的熱血，灑在光明的領土上，使敵人不敢踏進一分一寸。如果我們所有將士，所有人民，都能夠準備以純潔的熱血灑向我們的領土，則不但未喪失之領土，永永保全，就是已喪失的領土，也必定的隨着我們的熱血揮灑所至，一塊一塊的收復回來！這是此次綏遠抗戰的重大意義，也是我們紀念陣亡軍民的重大意義！

我們昨天所看見的烈士墳場，每一抔土，都是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我們武裝同志，我們民衆，爲守土抗戰而流的熱血，以及所絞出來的心血，每一點一滴，都滲入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裏，使之凝爲鐵石。去年守土抗戰光榮的勝利，已

經證明我們的犧牲與努力，不是徒然的了。我們今日，要使全國人民知道，犧牲要一致的去犧牲，決不能讓綏遠一部份的軍民單獨犧牲。我們犧牲，雖有先後，而繼續不斷，都是向這一條路上去。我們生存時候的心血，與臨死時的熱血，一點一滴的凝成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今日以後，國家民族會有更大的苦難，更深的危機，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未死的同胞，都能繼續先烈爲國家爲民族的遺志，抱定了存與俱存，亡與俱亡的決心，努力不懈，則我們爲國而死的時間，雖有先後，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目的，却是完全一樣的。這樣就是陣亡軍民精神不死，就是這種精神，做成了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

末了，兄弟謹代表中央同人，對於陣亡烈士及守土抗戰的軍民，再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我 們 只 有 兩 個 歸 宿

在綏垣各界歡迎大會演講

兄弟此次奉中央命，前來綏遠，致祭守土抗戰陣亡軍民，及致敬於爲守土抗戰而努力的各位同志同胞。正恐言辭簡拙，未足達中央意旨，反勞各位如此歡迎，實是萬不敢當的。綏遠是國防的最前線，各位是站在國防最前線而努力的同志同胞，中央對於國防的最前線如何重視，對於站在國防最前線而努力的同志同胞如何關切，如何注意，兄弟雖有滿腔誠意，恨未能表示於萬一！

回想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不只普及於全黨，而且普及於全國。中間經過淞滬之役，長城各口之役，我們深切感覺在組織上在物質建設上，有種種缺點，非痛下決心埋頭苦幹，不足以救亡圖存。所以廿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和兄弟，曾有通電，說明今日要務：在對外方面，應該確定

最低限度與最後犧牲之決心；在對內方面，則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自是以來，蔣委員長千辛萬苦，領導同志，努力從事。就勦匪而論，由江西而湖南，而貴州，雲南，四川，以至於西北，眼看的肅清了，忽然有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之變，幾乎搖動根本，幸而轉危爲安，加以處置得宜，大概勦匪工作，在最近期間，可以結束了。就生產建設而論，這幾年間也做了些，詳細節目，不遑枚舉，然這些結果，是不能滿意的，不但不能滿意，而且發現了很大的危機。這危機是什麼呢？便是物質建設方面，雖做了些，而精神方面，却有很大的摧折。因爲國難越逼越緊，有心肝有熱血的人們，痛心時局，不能充分了解埋頭苦幹的意義，因之失望者有之，激而橫決者亦有之，這已經很可惜了。至於沒心肝沒熱血的人們，則索性因之長了惰性，以爲可以偷安，可以得過且過；而最下流的，則公然想以作漢奸爲得計。這種危機，在廿四年六七八九幾個月間，到了極吃緊的關頭了。在這期間，身繫黨國安危的蔣委員長，看清此點，由四川飛回

南京，主持四屆六中全會，同時身繫黨國安危的閻主任，也看清此點，由太原飛到南京，共同主持四屆六中全會，以至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大計。自此以後，蔣委員長主持中樞，閻主任身當晉綏保障之大任，同心戮力，以期挽救國家民族的最大危機。兄弟在這期間，因傷病交攻，既不死，又不工作，想起來實在難過。及至綏遠守土抗戰有了事實的表現，這種危機才挽救過去，換句話說，便是國家民族的存在精神，由頽喪而振奮起來了。綏遠守土抗戰之有關於國家民族，其最大意義，即在於此。

剛才聽見主席的話，對於守土抗戰不自滿足，這不但可見主席的謙德，並且可見主席的遠識。因為我們現在國難並未解除，也許將來更加嚴重，我們度德量力，仍然要埋頭苦幹，仍然要向生產建設，猛力前進，以期充實民力，增進國力。全國不用說，即以綏遠而論，民生的疾苦，非從社會經濟大加改進，縱有熱心，亦不能擔負更大的責任。而財政困難，種種建設不能實現，也正是軍政當局所

困心衡慮的。所以生產建設，是我們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之必要條件。我們決不肯錯過時間，我們必然努力不懈，但是我們的最低限度最後犧牲，決不因此而有所放棄。換句話說，我們有一刻的生命，必一刻用於生產建設，但是到了最低限度需要最後犧牲的時候，我們必然將幾年以來所有生產建設的積累，以及我們的生命，一齊的爲國家民族而拋擲，絕不有一毫顧惜。如果有人要我們一塊領土，須知這一塊領土必滴滿了我們的血，絕對不容許輕易踏過的，也絕對不能踏過的。我們昨日看見了爲守土抗戰而陣亡的烈士墳墓了，我們決不讓他們獨死，我們獨生，我們爲繼續他們守土抗戰的精神而生，我們爲完成他們守土抗戰的遺志而死。我們只有兩個歸宿：其一是人人爲守土抗戰而死，使中華民國爲四萬萬人的公共墳墓；其二是使中華民國走上了自由平等的大路，我們的子孫共有共治共享和天堂一般的快樂！

自力圖存

在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成立週年紀念會演講

今日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成立週年紀念，兄弟得參加盛典，至為欣幸。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其最大意義，對內則團結各種民族，親愛和睦，共同努力，對外達到自由平等。蒙古同胞，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身上有這英雄的血，必能深切了解，一致力行的。

去年兄弟告了幾個月的病假，在歐洲療養，看見有一個國家，因為有兩方面的人民，各自倚賴一方面的強國，其結果呢，做成兩方面的人民自相殘殺，在兄弟回國的時候，聽見這自相殘殺的數目，已達了二十餘萬了，馬德里京城，已打得粉碎了，這種自相殘殺的慘禍，如今未已，而且加甚。兄弟看見這個事實，不禁想起了我蒙古的同胞：外蒙呢，正在倚賴一個強國，自以為安全；東蒙呢，又

倚賴了另一個強國，也自以爲安全；殊不知一旦這兩個強國衝突的時候，便是外蒙及東蒙的同胞被犧牲的時候，這種自相殘殺的慘象，想起來實在可痛。如今中國誠然國難未已，然而以地方之大，人民之衆，如果同心合力，一致前進，必能轉危爲安，而最要緊的，便是以自力圖存，絕不倚賴他人。無論那一個強國，我們都可以和他做好朋友，但是我們絕對不要倚賴，我們深信這是救亡圖存之唯一辦法，唯一把握。

綏境的蒙古同胞，與漢人同胞已經連爲一體，同在一塊領土之內，一個主權之下，我們第一是要自救，第二是要救人，即是我們如果自己用盡力量，發奮圖存，則我們不僅能够自救，並且能够感發外蒙東蒙的同胞，使得脫離依賴他人自相殘殺之慘禍。

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成立以來，在閣指導長官指導之下，沙委員長阿副委員長，各委員之共同努力，已得了不少的成績。漢蒙如兄弟一般，一切糾紛，次第

解決，尤其是在最近守土抗戰，更足表示國家民族復興的精神，中央同人，對此深加敬佩。以後關於綏境蒙古同胞的自治，以及經濟生活等等，自必盡其所能，以謀裨益。這次開會，兄弟相信必然有許多議案，關於興利除弊，有極大的貢獻，兄弟惟願大家努力，期其實現。

如今總括一句話，我們漢蒙同胞，必須認定國家民族全靠自己的力量，使之復興，這一種重大的責任，我們並且相信蒙古同胞有成吉思汗英雄的血在身上，定能擔負此使命，而使之成功。謹以此意祝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的前途光明，及蒙古同胞的健康。

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存圖力自

關於最近時局之談話

江精衛先生在綏遠參加追悼守土禦寇陣亡軍民大會及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紀念會畢，十七日離綏南

返，再過太原，當地各記者請調，對於最近時局有所叩詢，先生一一詳答，茲記其大要如次：

(一) 據最近日外務省之表示，及經濟考察團之來華，中日經濟提攜之說又甚盛，此固中國國民所願望者。惟以前種種，深印於我全國國民之腦海中，永遠不會忘記，故無論如何，抗戰的準備，一點不可放鬆，我們必須依照三中全會宣言，努力做去，有一分鐘，做一分鐘的準備，同時，時時刻刻更要抱着犧牲的決心。

(二) 如共產黨接受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則中央當予以自新之路。惟此絕非容共，蓋過去容共爲容許共產黨組織與宣傳，如今在民族抗戰的時候，我們只有一條路，即是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在民族抗戰一個目標一個領導之下，共

同奮鬥，不但蘇維埃政府與紅軍不能存在，即共產黨組織及其宣傳，亦爲團結救亡之義所不能容許，因階級鬥爭之說，必然煽起暴動，且使整個民族抗戰之陣線爲之拆散也。

(三) 日前報載，有謂蔣先生回京後，將請假一兩個月，或許有之，惟此不過使一般零碎事項不致擾及蔣先生之病體，俾健康早得恢復，至國家大政，則仍由蔣先生負責主持，吾人愛護蔣先生，無時不深盼蔣先生之健康早得恢復也。

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迎頭趕上

各位同志：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兄弟承中央推派赴綏遠致祭陣亡將士，十三日下午飛抵太原，十五日上午偕閻百川同志飛赴歸綏，參加追悼大會，十六日參加閱兵典禮，十七日參加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畢，飛回太原，十八日飛回首都。在這短期間，觀感所得，不會多的，今日只能敘述一些印象：第一，晉綏軍政當局，都能深切認識中央救亡圖存之方針，而同心一德，切實奉行；第二，晉綏各界人民，都能了解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義，擁護中央，協助地方當局，熱烈的從事工作，關於民衆訓練，尤其認真，這次閱兵典禮中，表示出萬衆一心之趨向，而普通人民受軍事訓練，亦極踴躍，有些纔受訓月餘，在分列式中，已表現優良的成績；第三，軍政各界，抱

着守土抗戰的決心，堅定不搖，而又不自滿足，沒有一點的驕傲，也沒有一點的輕忽，平時深維全國一體痛癢相關之義，以忍耐的精神，從事準備，一旦有事，則站在國防最前線，決不退後一步；第四，綏境蒙古王公及蒙古同胞，也都深明大義，團結一致，以期禦侮，漢蒙之間，畛域不分，政務教育等項，都有顯著的進步：以上都是極可欣慰的。惟綏省地曠人稀，地方財政，及社會經濟，人民生活，都感困苦，這却是極可憂慮的。盼望大家時時刻刻，想着站在國防最前線之同胞，從經濟建設加倍努力，務使民力增進，則國防的力量，也因而增進。說到這裏，兄弟想將在晉綏和同志交換意見的大概，再敘述一下：

中國今日，若要救亡圖存，惟有努力於增進民力，以增進國力，這是無可疑的。固然我們當積累的時候，並沒忘記了犧牲，需要犧牲之時，我們必然將所有積累用於犧牲，以斬犧牲影響之擴大。然在積累之時間，則我們惟有盡其全力，以期積累之增進。有些人說，今日積累已來不及了，因為我們產業經濟，樣樣落

後，即使如何積累，也不能與先進的國家競爭，那麼即使積累，也無補於危亡。這些說話，我們實在不能說是沒有理由，但是這種悲觀是徒然的，我們若要救亡圖存，必須拋棄了『來不及了』的思想，而本着總理『迎頭趕上』之精神，猛力從事。所謂『迎頭趕上』，含義之深，固不是兄弟所能妄加揣測，但是就顯而淺者着想，我們若是循着人家走過的路線，那麼自然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例如經濟建設，若是循着資本主義之路以前進，或是循着共產主義之路以前進，或是循着法西斯主義之路以前進，那麼無論如何，總會落在後頭。反之，現在世界無論那一種主義，經過一番試驗之後，無不發見了缺點，而加以修正。蘇俄若沒有新經濟政策，以及兩次五年計劃，決不會有今日經濟建設之成功，所以有人說蘇聯今日的現狀，共產主義失敗了，經濟建設却成功了。又如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正在向修正缺點，努力從事，無論那一種經濟制度，都努力於使之成為合理化，社會化；這在英美各國的經濟建設，隨時隨地可以見到。而這種趨勢，總理於數十年。

前已看透了，民生主義，已對於中國之經濟建設，指出了一條大路了。這條大路，正是今日世界各國之共同趨向，所謂『迎頭趕上』，其意義或即在於此。換句話說，中國今日之經濟建設，如果循着他人的已走之路以前進，那就是來不及了。如果綜合各種學說、以及各國之實際經驗，捨短取長，確定方針，以向前進，那纔是『迎頭趕上』了。不過我們必須注意，若要做到『迎頭趕上』，則經濟建設，不可零零碎碎，而要有整個的計劃，不可枝枝節節，而要從大處着想，這樣方纔做得到『迎頭趕上』。不然，我們只管『迎頭』，只管不能『趕上』，即使國家閒暇，也是白費了光陰。何況現在國家危急存亡，至於如此，真個的時不我待呢！

還有幾句話，兄弟在晉綏時，同志對於中央根絕赤禍的政策，極為注意，多所垂詢，兄弟答復的話，曾在報上發表了一些了。共產黨人如果不接受三中全會的決議，那麼只有趨於消滅，如其接受，則自救之路並沒斷絕。不過所謂接受

，是要誠意的接受，例如階級鬥爭之說，足以拆散整個民族的團結，是絕對不能容許的。然而若表面的放棄了階級鬥爭的宣傳，而實際則混入民衆裏頭，以行其分化的作用，而促成整個民族的團結之崩潰，那不是誠意接受三中全會的決議，而是改變策略，從中取事，其毒辣，較之明明白白爲階級鬥爭之宣傳，還要可惡。我們鑒於以前的種種痛苦經驗，不能不喚起民衆的注意，用十分嚴正的態度來監視着，始能加以防止，而根本的積極的防止方法，仍爲經濟建設之進行。因爲經濟建設如果進行，則人民痛苦，得以解除，生產增進，分配合理，消費能力，亦以加強，人民眼前擺着一條生路，可以掉臂遊行，自然沒有挺而走險之患，則野心之徒，雖欲倡亂，亦苦於無所憑藉了。

以上所說，可以證明安內攘外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即專就攘外而論，平時積累與最後犧牲，也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我們同志處這國家存亡危急之時，惟有認定了這個方向，竭其心力，以向前進，繼之以死，再無他說。這就是此

次兄弟在晉綏和同志交換意見的大概。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埋頭苦幹

在僑務委員會第一期僑校教職員講學會演講

僑校教職員講學會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兄弟聞得各位有僑校教職員講學會之組織，十分欽佩各位用意之周密，今晚復能得這時間與各位有交換意見之機會，更覺得十分欣幸。

兄弟所要說的仍是關於救亡圖存的幾句話。關於救亡圖存有些人認非安內無以攘外，有些人認非攘外無以安內。兄弟以爲安內攘外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這些意思，曾在報上發表過，想不再說。還有些人，注重精神團結，謂物質雖然缺乏，建設也沒要緊；又有些人注重物質建設，謂赤手空拳，雖有精神團結，也沒用處。兄弟以爲精神團結，與物質建設，是相輔相成的；有了精神團結，則物質建設，進步必然更快；有了物質建設，則精神團結越加不可分離。兄弟記得有

一回會說過，民族抗戰有三個目的：第一是求戰勝，第二是求持久，第三是求自盡；如今想就這幾句話，加以引伸。

這三個目的，就先後說來，似乎是求戰勝，不能戰勝，也求持久，不能持久，至少也求自盡。所謂自盡，絕不是拿頭給敵人去殺，而是將一切精神物質爲抗戰而用盡之後，犧牲了生命，保存了人格，這是無待說明的。然而這三個目的，若就本末說來：有了求自盡的決心，然後能求持久；有了求持久的力量，然後能求戰勝。因爲求自盡的決心，是一切的根本；有了這個根本，然後能不憚煩，不畏難，不避危險，不怕死亡；如沒了這個根本，便什麼也談不到，有了這個根本之後，那便可進而求持久了。

說到持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精神物質兩方面的同時並進，決不能達到這個重大的目的。物質建設方面固然需要日積月累，精神團結方面又何獨不然。兄弟今晚也不願多作空論，只願將已往的種種事實，舉一兩個例，以概其餘。

先說精神團結方面：一二八以後，各位想必知道，我們有了一個全國總動員的計劃：以華北各省爲第一區，河南，江北各省爲第二區，長江流域各省爲第三區，西江流域各省爲第四區，西南各省爲豫備區；如果這個計劃能够實行，以現役兵額而論，至少至少，有一百萬以上。但是這個計劃歸於一個幻影。這是什麼原故呢？是全國沒有真正統一的原故。因爲這樣，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意義，更不能不十二分的鄭重了。各位想必知道：我們的隣國也有一部份人士是明瞭世界大勢，深知中日兩國關係，不可不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親睦的；這一部份人士的意見，我們無論何時，當與之提攜，並且予以期待。然而各位想也必已知道：同時更有一大部份人士是懷着侵略思想的；這種侵略思想的實行，便是將中國分割爲若干的小塊，除了『滿洲國』之外，還有『蒙古國』『華北國』『華中國』『華南國』；每一個國，至多不過幾千萬人，一來便於離間挑撥，二來便於操縱，三來侵吞以後，也便於消化；因爲這樣，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意義，更

不能不十分的鄭重了。孟子說得好：『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中國之分裂，是中國人自要將他來分裂的，中國人若不自將中國來分裂，決無人能使中國分裂。這幾年來，所有統一的工作，都是從這一點出發。所謂統一的工作可以說是安內的工作，也可以說是攘外的工作。總括一句話：精神團結，如能做到，我們的中華民族與中華領土，同其死亡；中華民族存，則中華領土爲中華民族的公園；中華民族亡，則中華領土爲中華民族的公墓。

再說物質建設方面：一二八之役，最先は第十九路軍和日本海軍陸戰隊抗戰，其人數爲七與一之比，即是我們七個人打他一個人。其後，日本陸軍來，我們的第五軍也加上了，其人數則爲四・五與一之比，即是我們四個半人打他一個人。再後來江西的援軍趕到，則淞滬已經失守，第十九路軍第五軍已退到青陽港以西了。爲什麼江西的援軍到得這樣遲呢？他們以二月一日奉令，限於二月二十日

趕到的，但是三月七日方纔趕到。因爲他們在江西剛纔調動，共匪軍隊已經猛攻贛州，炸去城牆二十餘丈，幾至失守。其後又跟蹤追擊，他們一面在後擊退共匪，一面仍往前進，所以比預期時日，遲了十五日。有些人說，共匪也是中國人，決不會不愛中國的。這種說法，不但要笑掉了共匪的牙，而且與事實不符，這且勿論。如今所要說的，那時候我們將軍隊由江西調至於淞滬，按正規要二十日，如有意外則要三十五日。至於日本調兵到淞滬，所需時間，兵船且勿論，即以商船而論，由神戶至上海，普通是四十八點鐘，由長崎到上海，普通是二十四點鐘。一個是國內調動軍隊，一個是用兵於國外，而遲速不同，至於如此！所以自從一二八之後，我們便着手於東南各省公路網之完成，照現時情形，由江西調軍隊到上海，只需三十六點鐘便够了。我們記得，在這幾年中有些學者，曾著論文，責備我們說：政府要這些公路網做什麼？人們看見只有闊人纔能坐着汽車，在公路上跑，絕不看見老百姓有坐汽車的資格。這些學者即是在幾年前責備政府，爲

什麼調動軍隊救援淞滬如此遲慢的。這真是合了一句俗語：『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食草』了。須知道，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坐汽車，正因為公路網沒有細密完成之故。建築公路，初期自然只能從幹路着手，至於鄉村枝路，不能不放在後頭。老百姓要搭公路汽車，須得從鄉村裏跋涉出來，跨岡越水，不是容易；老百姓以及鄉村農產物，不容易利用公路由汽車運輸，其故即在於此。幹路既成，即着手鄉村枝路，那麼，老百姓及農產物自然可以由鄉村枝路運至幹路；坐汽車的幸福，便可以人人享受了。如今且不用說，只說拿人類的兩只腳，和汽車比賽，無論如何精神團結，也是不可能的。那些以爲物質建設無關緊要，即此一端，已足證明他們還是以弓箭抵禦機關槍的見解。還有一層，我們要建築公路，同時還要製造汽油；沒有汽油，那麼，公路無異建築來給敵人使用。我們知道，江西剿共之成功，有兩大原因：一是碉堡之建造，一是公路之建築。有了碉堡，鄉民纔有所憑藉，以爲守備；有了公路，共匪纔失所依據，雖欲利用交通不便，山川險阻

，以出沒無常，而亦有所不能。而官軍則可利用公路，連絡既便，進攻也節節得手。若沒有公路的話，剿匪的成功，不能如此迅速的。然若有公路而沒有汽油，則一旦有事，坐着汽車馳騁於公路之間的，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敵人，他們將以剿匪的方法對待我們了。所以說到建築公路，同時不可忘記了製造汽油。平時應該如何購入，如何貯蓄，都要有精密的計劃；而國內油礦，含量多少，出產力多少，又不能不有精密的調查，和迅速的大量的從事開採。這只就公路一件事來舉例，公路不過是交通事業之一種，交通事業又不過物質建設之一種，而其關係之大已經這樣；其他物質建設較之公路更有重要十百倍者，恕不能說下去了。

以上所說，只就精神團結和物質建設各舉一例；我們不預備民族抗戰則已，若要預備，則精神團結能否增進，物質建設能否增進，實爲能否持久之先決問題。我們卑無高論，戰勝二字且慢放在口邊；只要能够持久，已經非有絕大的決心和絕大努力不可。

我們尊重愛國同胞們的勇氣，我們尊重愛國同胞們的熱烈感情；因為這些勇氣和熱烈感情，是要用以維持國家之生命及人格的。但是若要此勇氣及熱烈感情，用之得當，則非經過一番鍛鍊不可。猶之生鐵，要合於用，必須加以鍛鍊，使之成爲熟鐵，更進而使之成爲鋼，方才能作極堅強的用具。我們抱定了求戰勝，求持久，求自盡三個目的，平時努力準備，臨時努力將所準備的連同生命付之犧牲。我們認爲救亡圖存，舍此更無他途。

這幾年來，爲了精神團結，中央同人不知費了幾多苦心；物質建設，也是中央同人含着點點滴滴的眼淚，向老百姓身上將點點滴滴的汗，點點滴滴的血，揩了出來，方纔得了這些少的積累。我們對於這些少的積累，絕對不能滿意。我們從前受過了外間許多的輕蔑，許多的侮辱；我們的積累，便是從這輕蔑與侮辱當中得到的。所以我們對於這些輕蔑和侮辱絕不動心，正如剛纔一位先生所說『埋頭苦幹』。須知因要苦幹，所以埋頭；而且若不埋頭，不能苦幹。最近幾個月來

，忽然聽得我們被人重視，以爲應該重加認識，重加檢討了。不但物質方面，便是精神方面，也認爲由散沙而變成水泥了。我們聽了這些話，是否可以得意呢？我們不但不以爲得意，而且以爲驚心動魄。因爲一則我們所積累實在還是差得很遠，沒有一些可以得意的地方；二則幾十年來，我們凡是略有一些進步，便必然的遇着一番挫折；所以被人重視的時候，那些危險，與被人輕蔑侮辱不相上下，而且過之。我們今日只有認定了救亡圖存的目標，抱定了求自盡的決心，以努力於求持久；至於戰勝與否，則諸葛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也就是大學所謂『心誠求之』，也正是史記所謂『不在多言，在力行如何』了。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幹苦頭埋